

乙巳年春日早上，木空老突然微信我，“画说红楼梦你要吗？”我一愣，回了两字：书吗？

那边很快拍图发过来，原来是他的书《画说红楼梦》印出来了，这真值得祝贺。

木空老画《红楼梦》的事，多年前媒体有过报道，但我那时并没看到。2005年，他因为画长卷《合肥昔景》上过一次报纸；一年后，又因为画十八米长卷《合肥环城翡翠》而被报道。三年后，《画说红楼梦》208幅作品完成，复又惊动媒体一次。但上述几次报道，因并未见诸我所任在媒体，所以不知道他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他却说，他和我是“三十年的书友”，微信上这样说，那天去他住处拿《画说红楼梦》时，他也是这样写，“卅年前书友”。他说他在三十年前来报社找王丽萍，要找戴厚英的相关报道，王丽萍不在，是我接待的，我还给他看了合订本。老人家的这个回忆，应该是错把别人当成我了。因为我和王丽萍那时候并不在一幢楼里办公，我在晚报社，她在日报社。所以木空老的这个回忆，我在记忆库里，是怎么都找不到半点印象的；而我记忆中的认识他，是在另一个场景。

2014年4月2日，我和台湾《联合报》老记者吴心白合著的《白马集》印了出来，那一天，88岁的心白老从台北飞深圳，他此行专为此书而来。4日中午，飞抵合肥，我去机场接他。6日下午，刘政屏先生在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四楼，为本书策划了一个活动，名之为“两岸文学民间交流会”，活动开始前，画家高军突然现身，他带着一位居士过来，便是此年71岁的木空老。我好奇于他的身份，便在高军的介绍下，互加了联系方式。

高军当时正在写一本奇特的书，写画坛那些奇闻逸事，而这些故事多与老合肥有关，木空老显然是一位能走动的“活掌故”，他知道这个城里几十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他家虽非高门大族，却也是大户人家，何况他又从小染指丹青，认识这个城里的很多画家，他本人经历也算奇特，画画、玩鸟、玩丝竹，出世而又入世，在社会的边缘上生存，又在庙宇中居住过多年，要写古怪的书，访谈对象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

木空老画古城画自己的老家，亦是故事多多，而这些，恰恰也是媒体人关心的。

认识不久后，木空老便来编辑部里找我来了。具体的情形我已记不得，只知道他当时正苦于如何把他的随笔小集《浮生梦影》，从稿本变成印刷品。我便帮他找了我的同事帮忙，让她在工作之余，把那些文稿录入到电脑里，然后让他拷走。不久后，这本簿簿的小书就印了出来，送了我一本。许是没人校对也乏人编辑的缘故，小书中的错误实有不少，印得也有些粗糙，可就这样一本粗糙的印刷物，在我多年后扔出去很多不要的书时，它却始终留在我的书架上，我每每翻到，还会读它一读，十余年来，我看它，至少也有三回了。

值得我上看三回的书，是少之又少的。很多书自从请进家门，有不少连一回都没看完，便被弃于一边，更何况是三回呢。

这本小书值得留下来，思量起来原因总有几个，一是因它是本小书，容量小，不占地方，百余页笔记本大小，只消花个半天就能看完，这就是小书的可爱之处。类似的小书还有几本，无非来路各有不同，比如某位画家的京漂故事，我也一直收藏着，这是其一；其二是，里面写的是他的家族史、个人史，都和合肥这座古老的城池有些关联，所以文本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内里自有其光芒在；其三，作为一个体制外画家，木空老长达五十余年的绘画史，虽艰辛艰难多有坎坷，却屡屡画出体制内画家画不了的大作、长卷，比如他倾八年之力画《红楼

正月十三凌晨六点，我轻轻摇醒熟睡的爱人。她睁开眼，恍惚了一瞬，随即想起今天要去上海看病，眼神立刻清明起来。我看着她摸索着起床，动作比往常迟缓了许多，她像极了一只受伤的鸟。通往上海的高铁上，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苍白的脸上，我能看见她眼下的青影和微微颤动的睫毛。爱人是北方人的性格，再难受也要强撑着。我想起昨晚她躲在卫生间里压抑的抽泣声，水龙头的哗哗声也没能完全掩盖。痛是会传染的，我的心揪着疼。

医院里福尔马林的气味刺鼻。候诊区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爱人紧紧攥着挂号单，指节发白。我站在她的身边，忽的发现她的心手全是冷汗。叫号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像是某种审判的钟声。门诊室里，一个男博士翻看检查报告，眉头越皱越紧。我的心随着他的表情一点点下沉。爱人却出奇地平静，甚至还能对医生微笑。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我们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里。房间是女儿提前订的，一个小套间，站在客厅窗前能看到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夜晚，塔身的灯光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像一座遥远的灯塔。爱人说，等病好了，一定要去塔顶看看。我点头，喉咙发紧。

爱人一直吃素，她吃带荤的就频繁地呕吐，吃不下东西。我跑到附近的小吃店，一家家试，终于找到一家要求师傅做了碗青菜面条。看着她小口小口地吞咽，我的胃也跟着绞痛。痛是会传染的，从她的身体传到我的心。深夜，她蜷缩在床上，疼得发抖。我感受着那单薄的身體在顫动。她说，对不起，连累你

画《红楼梦》的老人

●马丽春

梦》，乃安徽独一人；他画他记忆中的《合肥昔景》，也是独一个。这种众人不画他独画的风格，正是我钦敬他的地方。他还敢说敢写。六零年代他当过六年兵，转业后在工厂里做工人，因偏犟而刚直，不讨领导欢喜，工作中便被屡屡穿小鞋。后来虽然在橱窗设计中获过大奖，但获奖归来却被领导“贬”去做木匠，所以他戏称自己是“木画师”，而木空这一僧名的由来，亦和其做木匠这段经历有关。

木空老，大名张国瑞，1943年生人。他这个张，和合肥张家四姐妹的那个张，是有些关联的，至少他们的远祖都来自江西同一人，无非落户合肥后，分枝散叶属于不同的支脉而已。

在《浮生梦影》扉页上，他写了赠我的时间是“2014522”，可见这本书的问世，就是《白马集》见面后不久的事。他为了酬谢录入者，托我送了画给她，也送了画给我。

然后即此别过，又是多年不见。这本小书的序非常短小，以许有为先生写的一首《古风赠木空居士张国瑞》作序。诗云：

国瑞先生擅丹青，开福古刹潜修行；闲云野鹤甘自守，兴来泼墨绘彩屏。庐州风物笔底走，百尺长卷惊古城；妙公上人重才俊，赐君雅号曰半僧。半僧虔诚佛弟子，木空居士其嘉名；愧我红尘槛内客，半生蹭蹬无所成。木空是我槛外友，槛内何妨啖荤腥；君子之闲淡如水，方内方外皆可名。这首古风诗写得实在是好，诗写出来后，许先生委托同是张家的画家张以永书之，故其诗中跋语为：

己丑清秋燕居，忽念及方外友人国瑞善修于山中，闲念间大有“雪夜访戴”之思。诗兴泉涌。旋即命笔占古风一首，倩以永贤弟台捉刀书之，聊以补罅耳。

己丑年，应是1985年。而木空老为这本小书写的自序，写于2011年的2月。序中曰：

余自幼受庭训，酷爱涂鸦；童年遭战火，年少遇饥荒，而立逢文革，一事无成。然不惑之年欣闻佛法，皈依三宝，花甲又剃度为妙安长老关门弟子。长住开福禅寺，茹素念佛，闭门读书，潜心作画，喜结善缘。弹指挥间，年来虚度二万一千六百日，大半沉溺于花鸟虫鱼之间。

沉沦丹青五十余年，顽固不化，孤芳自赏，穷困潦倒，但承蒙客看厚爱，知音夸讲，乃至各媒体宣传报导。拙作被世界各地爱好者收藏并被有关机构聘为画师、教授、会长等，实在惭愧，免提。终将以作品为准，勿误！

这短序写得差不多吧？自序的最后还有其小诗一首以自嘲：生来自负懒求人，不惯逢迎受折磨；人事诗剑两踟蹰，引颈吟风自唱歌。木空老的性格、经历和遭遇，在这篇短序及诗里已多多少少做了交待。那天带朋友去他住处，问他那本小书可还有？他说没了，早给光了。

三四年前他在微信里说，除《浮生梦影》外，他还写有《寺中随笔》和《炉中日记》（部队日记），他想把三书合成一本印出来，可忽忽数年过去，他期待中的这本书还只是一个梦而已，并未做成。而这本《画说红楼梦》，他花八年时间画它，要印出来也是其难无比，他找过很多人帮忙，最后才印了三百本出来，印刷费3万块钱是他自己出的。他的退休工资，从刚退休时的一百多，加

●王双发

了。我的眼泪终于决堤，滴在她的发间。原来痛到极致时，连呼吸都是疼的。

终于等到手术那天。清晨，她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但额头上的冷汗出卖了她的痛苦。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无用。推进手术室前，她朝我笑了笑，那个笑容比哭还让人心疼。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红灯亮起。我站在走廊里，感觉时间被拉得无限长。消毒水的气味更浓了，刺激得我眼睛发酸。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步履匆匆，白大褂的下摆翻飞，像一群忙碌的鸽子。我在手术室外来回踱步，三个半小时后，主刀医生走出来，说手术很成功。我瘫坐在长椅上，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病房里，麻醉未退的她安静地躺着，脸色苍白如纸，但眉头是舒展的。我感受着那微弱的脉搏，那是生命最动人的律动。

夜深了，监护仪的滴答声格外清晰。我望着窗外的东方明珠塔，想起她说过要去看夜景的约定。塔身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我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而痛，终将化作生命的力量。爱人在病床上翻了个身，我连忙凑过去，替她掖好被角。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为她的睡颜镀上一层柔光。这一刻，所有的疼痛都值得。因为爱，让痛有了意义。

到现在，总算加到三千多，所以印行这本书也是诸多不易。他说不是谁向他讨书他都给。

画红楼梦时他还住在寺庙里，画到一半时他离开了，在外找地方租住，名之曰“一张画室”，可见其小。后来的住处也是别人提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小屋一间花鸟虫鱼，书画丝竹样样有”，闲时听听鸟语，吹吹丝竹，在小画桌上铺纸画画，写字小字，算是其乐。他的小屋在视频中我已无比熟悉，那天终于见到了。

也就十来平的小屋带一个东阳台，门楣上方贴着“苟奋轩”三字，为其手笔，显见是其斋名。窗台上方挂着2005年端阳日迁新居时写的“九九小舍”四字，果然是小舍，内里却丰富极了。集画室、居室、花鸟虫鱼室于一体。老照片、作品则散布四周。门上亦张贴着画。小而窄的小舍里，满满当当，却也丰富无比。而他那些被媒体报道过的珍贵画作，大多放在一个有年头的木箱里。17岁时画的《岁朝图》应该是他的处女作，精裱后挂在床头上方，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他凭记忆画出的童年故居《仓廩老屋》，挂在小屋的东南边，抬头一望，便可见合肥旧时风景扑面而来，画中他的故居里有花园，有依依垂柳，有房屋数幢，旧房数十间，邻包河，邻老城池东门，且来看看其跋语：

仓廩老屋。童年故居。木空于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忆写。老居又称合肥小南园，祖父创业，位合肥东南城墙脚下，与洪家花园毗邻。一九三八年合肥沦陷，老屋被日军司令部占用，一九四五年胜利又被国民党占用，四九年合肥解放，小南园又是安徽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一九五三年成立中共省委，老屋被征收，全家搬迁，直至文化大革命，老屋仍存一路，后拆除建高楼，为省委宿舍。木空又记。

这段跋语我一字一句录入，内心有点小小波动，木空老凭记忆画出他小时居住过的小南园，该是何种心情？而他临老，却在城里并无一屋，又是何种心情？



国作家诗人。赫尔曼·黑塞(1877年7月—1962年8月)，德

读者诸君自可理解。故其在《浮生梦影》的封面下自署“木空(南园旧友)”。七十年前的合肥小南园，现在的合肥人多已茫无所知，我亦如此，旧居的风华也只有梦里去寻，画里绘出，方能了然。

这一天，画说红楼梦的原作我也看到了。木空老自己亲自裱好，装裱好，封面也是自己设计的。七十年代百货大楼的橱窗设计师，差点要被影院调入做电影海报设计的木画师，这些技艺，只是随身携带的小玩艺而已。

为何画红楼梦呢？因为熟啊，这本书他读过至少五六遍。有些章节，也许读的次数更多。

年少时，母亲就讲红楼梦的故事给他听，他们家还有红楼梦的老版本。他母亲是大家闺秀，床上就放着宋词书。父亲也是读书人。祖父是创业的老板，小南园就是他置下的。李鸿章故居对面，有一经营杂货兼批发零售的商铺，名张同裕，曾经是合肥的老字号，便是其祖父张日春肩扛手提白手起家创下的家业。可其祖父不知得罪了何人，在1938年初合肥沦陷前夕的小年夜里不幸遇害，此案八十余年，至今未破。此后的张家，则只有旧梦可寻。

木空老在孤独时看红楼梦，在无聊时看红楼梦，在痛苦时看红楼梦，他说红楼梦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全写到了，看看红楼梦也就够了。他的读书也就痴迷这一部。

画红楼梦是一篇成，还是要画几次一改再改呢？朋友风忍不住发问了。木空老似不屑回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画画要有激情啊，没有激情是画不出来的。激情到了，自然一篇成。画不是画家，只是一位热情的写作者。和我一样，也曾经是纸媒的编辑。她曾经呆过的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木空老，可她居然，也无有印象。

我说这些画作可以捐出去。捐给美术馆博物馆，我认识的不少老画家，现在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把作品捐到美术馆去。我还居间联系，让老作家石楠先生捐画给安徽省美术馆，这事后来办成了。

可木空老说，捐给谁呢？官家可要？要了后弃之一边他又该如何？的确是个问题。

他说起黄宾虹死前把所有的画作都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结果呢，被丢在地下仓库里无人问津，直到几十年后，这批作品才被“发现”。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

清明二首

●王中华

题渡江烈士陵园

何堪捉笔绘清明，不是锥心写不成。岁岁鹃啼花似血，遍山哭祭吊天兵。

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

肃穆虔诚到馆前，漫观图展忆当年。三军壮势无穷勇，万里长江第一船。鼓角声消形未暗，风云影乱意尤坚。旌旗所指民心向，海峡弯弯筑梦圆。

故乡褪成了一道折痕

●李皓

持续的细雨，无声地着道路一路潮湿	纠缠不休像是有着叮嘱不完的话语
墓地挨着村道，小松林围起一块寂静	风翻动松针，抖落泛黄的影像而绵延的根系尽头却已经是天涯
墓碑正面凹陷的笔画里住着父母在世时的容颜拜台石吸饱了雨水像一块久已失效的止痛贴	小路蜿蜒，倒春寒渗透进了鞋底
桔草与新草，在坟前	返程的路上，故乡褪成了一道折痕

长歌短调淇水情

●陈少白

1	2	3
风起清萍，淇水情深岁月朝暮，被长歌短调氤氲	那些质朴的民谣，在淇水上生长与戚家抗争，让苍苍岁月在妖娆中飞扬，绽放，世间风情喜乐感怀在碧水青天间流淌	从那个世纪吹来的风，拂动青烟吹不散的苦与乐，离与合“朝歌”的兴与亡，先民的血与泪…凝烟成村庄上的炊烟炊烟的深处，藏有人间的烟火
君子如玉，居淇水之滨美人如花，思思念念在光阴中奔跑的白马与爱默契或是“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之情怀三十九粒种子，在我身体里长出藤蔓	从我梦中年的白马缠绕数千年亮丽的风景她们气质优雅，还有淡淡清香复活于淇水的质朴与清纯	有烟火的日子里，把希望寄托给高高的石佛，佛不解风情也不能止人间的战火，但可渡众生登极乐那些王者，那些诸侯那些骁勇的武将，那些鼓噪的谋士终从庙堂上走失，尘归尘，土归土
此刻，在时光的影像里我俗不可耐，推开周身屏障我要穿越时空，让万束阳光布满心间，荡去浮华我四十余年光阴，从没有如此亮丽，通透	我惊讶于复制的光阴，如此漫长长歌短调还回旋在淇水的天空捕捉一声声唱和的鸟鸣有风追逐那天边的白云窥视那时满天的星星听她们地老天荒，诉淇水情长	太白诗曰，“古来圣贤皆寂寞，”我不慕圣贤，不慕饮者，只慕淇水的天空，星光灿烂寂寞的不只是圣贤，还有江湖唯有那些灿烂的星光，能照亮人间两万首诗行，交相辉映丰满了云梦山，淇河水
三十九朵小花，每一朵都是淇水孕育的精华，我要借淇水永生的歌谣，剪辑三分光阴装订七分真情	你从遥远的蛮荒中来挽着五月的麦浪，捎着八月的桂香淇河水早已苏醒，柔情荡漾有莲叶，菱角花开在河面	隔了数千年时光我已猜不出当初的镜像“思君如流水，流水可似血水？”血水中有多少折戟沉沙，电闪雷鸣。”
2	3	4
你从遥远的蛮荒中来挽着五月的麦浪，捎着八月的桂香淇河水早已苏醒，柔情荡漾有莲叶，菱角花开在河面	望天，望月，望人间我又回到魂牵梦绕的山川	淇水之上，云淡天高，蓝天生养白云一些在山尖打坐，一些撑着春风抚摸万里河山，淇水之畔，春风几度樱花开始璀璨，一路欢歌闯进三千里樱花长廊三万多春的信使，身披粉红装化作彩云，铺展时光
你最好的时光编织成清泉流淌了数千年，朔风也不能吹散	当柳叶儿悄悄褪去绿衫当紫云英远离田园当淇河水已经凉透你还是如此从容，笃定	肉身总在花影和梦境中来回心要寻找光明，只需一道闪电人间草绿花红，共浴万吨阳光山河正锦绣，春风开新颜
唯我四十余载光阴，想要窥视你几千年的风华有些力不从心，还是这样销魂	你最好的时光编织成清泉流淌了数千年，朔风也不能吹散	怀念蛮荒时的先民和诗魂我不能，不能敲开那扇门他们就让他们一直修行，抵达仙境
你最好的时光编织成清泉流淌了数千年，朔风也不能吹散	你最好的时光编织成清泉流淌了数千年，朔风也不能吹散	樱花如此妖艳，眼眸中深情脉脉又是人间四月天，看淇水谱新韵你是非愿隐于她的每一首诗篇

的线条。村民们早已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他们的简单与质朴，让人心生敬意。村口的那棵老槐树果然如祖母所说，枝繁叶茂，树干粗壮。树下有几位老人正坐在一起，悠闲地聊着天。他们的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但眼神依旧清澈明亮。看到我，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那种发自内心的温暖让我感动。孩子们在路上嬉戏，追逐打闹，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村庄。看到他们，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我沿着小路走向村外的小池塘，水清澈见底，有几只鸭子在悠闲地嬉戏，它们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抖动翅膀，水珠飞溅，发出悦耳的叮咚声，如同一首动人的旋律。在村庄的尽头，是一片开阔的稻田。金黄色的稻谷在阳光下闪烁，微风吹过，稻浪滚滚，仿佛大地在轻轻呼吸。田间的稻草人静默矗立，守护着这一片丰收的希望。此刻，我站在田埂上，任微风轻拂面颊，心中充满宁静。这里的一切都如此自然、简单，却又充满生命的活力。大自然用它独特的方式，讲述着生生不息的故事。

在村庄待了一天，我已深深爱上了这个生育我的村庄。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人敬佩。夕阳西下，回头望去，村庄在晚霞中显得格外美丽。那一刻，我知道，这个小村庄将永远在我心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带着满满的感动和思索，我朝着家的方向赶路。心中明白，这次旅程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探访，更是一次与内心的对话。生活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在不断前行的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与满足。

此刻，在时光的影像里我俗不可耐，推开周身屏障我要穿越时空，让万束阳光布满心间，荡去浮华我四十余年光阴，从没有如此亮丽，通透

●王双发

了。我的眼泪终于决堤，滴在她的发间。原来痛到极致时，连呼吸都是疼的。

终于等到手术那天。清晨，她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但额头上的冷汗出卖了她的痛苦。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无用。推进手术室前，她朝我笑了笑，那个笑容比哭还让人心疼。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红灯亮起。我站在走廊里，感觉时间被拉得无限长。消毒水的气味更浓了，刺激得我眼睛发酸。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步履匆匆，白大褂的下摆翻飞，像一群忙碌的鸽子。我在手术室外来回踱步，三个半小时后，主刀医生走出来，说手术很成功。我瘫坐在长椅上，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病房里，麻醉未退的她安静地躺着，脸色苍白如纸，但眉头是舒展的。我感受着那微弱的脉搏，那是生命最动人的律动。

夜深了，监护仪的滴答声格外清晰。我望着窗外的东方明珠塔，想起她说过要去看夜景的约定。塔身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我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而痛，终将化作生命的力量。爱人在病床上翻了个身，我连忙凑过去，替她掖好被角。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为她的睡颜镀上一层柔光。这一刻，所有的疼痛都值得。因为爱，让痛有了意义。